



我家

## 记得回家

小 雨

有家的人回家。我很庆幸，我有家，可随时回去，而且是多个家，让我有不同的感受。我知道我的爱在那里，我的亲人在那里，我美好的记忆都在那里。

回家过年是从小到大的习惯和情结。只有二十岁出头刚参加工作时，因为热爱的职业而忘记了回家。现在想来有些后悔。还好，后来的日子里，我又开始重返家乡，在每一个除夕之夜顶着夜空中绚烂的焰火开车行驶在归途上。四周寂静黑暗，车前灯光明亮，道路宽阔，我能看清方向，能估摸出路程时间，只是心情与儿时不一样了。成年后在很多事情上没有那么激烈的情绪了。至于过年，不知道从何时起成为一种幸福的回忆，也使我疲惫的生活里稍作歇息，再蓄电出发。

疫情三年没有欢度春节的记忆。放开后的这个春节，带着女儿回家，尽管异常奔波。最大的感触是，父母确实老了。每一对父母都一样，喜来不喜走。可以提前告知要回去看望，但不能说几时要走。在你回去前，父母忙着准备美食，望眼欲穿。你告知要走前，种种询问后就是沉默。待你收拾要启程时，他们假装专注地干自己的事，其实心里已在难受。可叹，岁月的无声无情。

人生的故事里有千万个细节，我总是被细节感动。幼年时的过年是团圆，是兴奋，是亲情，是欢乐，是热烈的期盼。青年时的过年是分离，是回报，是责任，是努力，是一笔带过的喜悦。中年时的过年是承担，是踏实，是平和，是刻意制造的欢乐。当在鞭炮声中辞去旧岁、烟花之下迎来新年时，我们不得不接受，又老了一岁的现实，每一次过年都不得不接受内心与外在的成长。

故乡

## 黄澄澄的小米饭

王 斌

小米人们都不陌生。在农村，春种时庄稼地里总会留下一片空地来种点谷子，好来年碾成小米。我们山西人，多喜欢喝小米粥。我对小米的感情格外深，每天要食用，有时早上做小米饭，有时晚上熬粥。

儿时在农村，早饭仅是单一的小米饭，搭配的菜也就是酸菜、土豆丝或西葫芦丝，这简单的饭菜，伴随了我的整个小学，甚至养育了村里许多人的这辈子。小学阶段，每个早晨，母亲都会在5点多钟起床为我做小米饭，朦胧的身影穿梭在外屋，一会儿听见开门的声音，一会儿听见撩火的声音，一会儿听见劈柴的声音，一会儿又听见锅响的声音，正是这些嘈杂的声音谱写出清晨一个母亲对孩子的爱。

一个小时之内，既得生火又得做饭还得炒菜，对于母亲来说，是考验更是责任。母亲说，如果早上没让我吃上早饭，总觉得有愧于孩子。那时没有煤气、电磁炉、微波炉，靠的只是“高火”。生在农村的人都知道，“高火”如果晚上料理不好，次日清晨准熄。可想而知在那些日子里，母亲为了能够让我吃上早饭付出了多少艰辛。

如今想来，黄澄澄的小米饭不仅伴随了我的整个童年，也成为了我永恒的记忆，时至今日，小米饭仍是我的最爱。回到老家，一大碗小米饭配点自家腌的酸菜，是我最爱吃的早饭。

时代在变，生活在变，家乡在变，可唯独对家里那碗小米饭的情怀不变，对母亲的感恩之情不变，对母亲的爱不变。

我童年和少年时住在机关宿舍大院。宿舍大院分东院、西院和南院。各大院一排排平房整齐排列，每一排又独立成院。三个大院以西院规模最大，中间一条十米左右的巷子由南向北延伸，巷子东西两侧各八排，顶头第九排两排相连不分东西，每排十户左右人家，共住着近二百家。

我家住西院东三排，十户人家。由于父辈都在一个大机关工作，年龄相仿，各家儿女年岁也都差不多。当时物质条件贫乏，又都是多子女家庭，一日三餐都得费心安排。

那时粮油定量供应。成年人每月28斤，重体力劳动者每月42斤，未成年入年龄段不同而异。30%是细粮(大米一二斤，其余为白面，后来调整到35%)，一斤小米，剩下都是高粱面和玉米面。食用油每人每月三两。鱼、肉、蛋、豆腐等副食由市政府相关部门视货源情况每月宣布，如“某号居民副食券供猪肉(少数民族居民供牛羊肉)一斤，某号供豆腐一斤半……”居民凭票购买。春节供应丰富一些，比如“每户供汾酒、竹叶青各一瓶，供牡丹、凤凰各两包，大前门一包”等等。

同院十户除我家外都是山西人，饮食以面食为主。而我的父母是从南京来太原工作的，对于高粱面、玉米面有点束手无策。好在那时对南方人有特殊照顾，在粗粮定量内每月每人供应8斤糙米，母亲再把不好做的高粱面、玉米面与走街串巷的近郊农民换一些大米或高粱米，我家日常午餐还是以焖各种米饭为主。

家中的饮食调配由母亲操持。在邻居眼中，母亲属于不太会持家的主妇，因为父母每月工资基本都用在了全家吃的方面。也难怪，在那个年代，要想按照从小生活在鱼米之乡养成的饮食习惯安排日常三餐是相当困难的。母亲出生在大家庭，又是家中最小的孩子，从小常在上海生活，和父亲结婚前没有在灶前忙过。随父亲来到太原工作后，母亲无师自通，成为娴熟的家庭“苏菜大厨”。餐桌上，母亲总能给我们一家带来惊喜和欢乐。

记忆

## 母亲的厨艺

谢世军



那时太原居民除了带鱼其他鱼是不大吃的。供销社供应的带鱼，冷冻成大坨运来，稍微解冻后在地上摔散按宽窄大小搭配出售。大坨带鱼中夹杂着不少很小的杂鱼、烂虾和乌贼等，这些“尾货”不需副食号便可“杀割”，但大多居民对“臭鱼烂虾”会敬而远之。因此，每到有带鱼供应，母亲便会安排我或姐姐去供销社捡漏，几毛钱便能买回一大堆。收拾加工这些“臭鱼烂虾”比较麻烦，但母亲三弄两弄一锅香喷喷的红烧杂鱼便端上了餐桌。后来购买和收拾加工“臭鱼烂虾”就由我或姐姐承担下来。我十岁左右就知道煎鱼不粘锅的秘诀——母亲为我们示范：将炒锅洗净烧热，切一块生姜不断擦锅，直到感觉锅底顺滑，再用少许油润锅煎鱼，绝不会粘锅破皮。

邻居都是多子女家庭，收入低，还要供养在农村的老人，经济负担重。肉号、蛋号过期会作废，邻居便将用不完的副食号转给母亲，这也饱了我们的口福。扣肉是母亲的拿手菜，红烧丸子和笋干焖红烧肉也是母亲的保留大菜。如果还有多余的肉号，母亲便会到她工作单位附近的钟楼街副食品市场选购五花肉。二三斤一大条五花肉买回后，仔细夹出残留的猪毛，洗净晾干水分。将食盐与花椒放锅中翻炒，花椒炒出香味后碾碎制成椒盐，椒盐涂抹于五花肉上反复揉搓，然后放大盆中加盖腌制一段时间。椒盐渐渐渗入肉中，将一根麻绳穿入腌好的五花肉，阴凉处挂起风干，食用时切一小块，解决日常腥荤不成问题。味道鲜香、红白分明的腌咸肉与冬瓜相配，奶白浓香连汤带菜一大锅，浇在任何粗糙的米饭上都是美食。

母亲同事有在肉联厂工作的家属，母亲常托他们买些猪、羊下水回来自己加工。用食用碱在粗糙的水泥地上搓洗羊肚是我的苦差事，用松香和烧红的火箸燎猪头是姐姐的美差。由于年纪小，对生活的艰辛缺乏理解，又是贪玩的时光，这些“臭烘烘”的家务事从心底是抗拒的。但母亲化腐朽为神奇的厨艺，总能让我们在餐桌上大快朵颐时忘掉那些苦。

蛋饺是每年过年母亲的保留手艺。先将猪肉剁碎配以荸荠等再调味制成馅料，长把汤勺置于微火加热，用一块肥猪肉抹遍汤勺，淋入鸡蛋液汤勺一转便成为一张圆形的蛋饺皮，放入馅料，趁上层蛋液尚未凝固，揭起一边折叠至另一边，筷子头沿蛋皮边沿压实，烤制片刻，一个半月形的蛋饺就成了。包蛋饺是费神费时，后来都是姐姐承包，小年之后姐姐要用一个下午坐在炉边包一盆蛋饺。

我家离汾河东岸不远，岸边有条干渠，四周是树林、湿地。夏季周日傍晚，母亲有时带着我们有时独自一人，去野草丛生的湿地周边采野菜，洗净焯水挤干切碎配以豆腐干丁拌匀，撒一些蒜末葱花，热油一喷，香气突然迸发于空气之中，晚餐便有了一道大自然赐予的绿色美味。我很奇怪，那是没有资讯传播途径和工具的年代，也不知母亲从哪儿就学习掌握了哪些野菜能吃、哪些野草有毒的知识，随手拈来就是美食。

在物质极为匮乏的年代，母亲为我们的一日三餐绞尽了脑汁，费尽了心思，丰富了全家的餐桌，也培养了我们的饮食习惯。我们兄弟姐妹虽然从小就生活在太原，但成家后各家各户都还是传承了母亲“苏菜大厨”的厨艺和口味。

本版图片来源：百度网

他们

## 快递小哥和他的小鸭子

王晋源

“我们这里养了一只小鸭子，我天天早晨赶着它到池塘里，小鸭子冲着我就嘎嘎嘎地叫，再见吧小鸭子我要上班了，再见吧小鸭子我要上班了……”

楼下是家快递公司，不知什么时候开始，快递小哥养了一只受伤的小鸭子。于是便经常听到他们欢快地唱着这首改编了的儿歌。可真有趣！

小鸭子极可爱。刚见到时还很小，毛茸茸的，嫩黄的羽毛，远看像黄色的小绒球。再长大，全身像披着件黄色皮毛大衣，只有背上和眼睛旁的绒毛是黑色的。橙色嘴巴扁扁的，土黄色小脚丫像一对枫叶。脑袋两侧一双黑溜溜的小眼睛，像两颗亮闪闪的黑珍珠。最奇特的是扁平的嘴巴上面，长着两个朝天的鼻孔，特别滑稽，走起路来一摇一摆好可爱。

小鸭子名叫佳佳。佳佳给快递小哥们的生活增添了很多乐趣。小哥们经常抚摸佳佳的头，佳佳“嘎嘎嘎”地冲着他们叫，像见到久违的亲人，并用嘴轻啄着他们的手，仿佛在说：有没有带好吃的啊？于是快递小哥把包子拿出来掰碎了喂给它吃，佳佳高兴地吃着，“嘎嘎嘎”地叫着，场面好不热闹。

伴随着快递小哥们欢快的歌声，佳佳长大了，常常用骄傲的眼神望着世界，伸着长嘴，摇摆着肥大的身子，迈着方步，仿佛满腹经纶的饱学绅士。

佳佳最喜欢一个叫小鹿的快递小哥。休闲时，佳佳来到楼下草坪上。小鹿刚要上楼歇一歇，佳佳就形影不离地跟在他后面。小鹿上了台阶，佳佳也往上跳，跟在小鹿后面跑呀跑……他们正玩得高兴的时候，忽然一只大白猫在不远处紧紧盯着佳佳，小鹿赶紧把佳佳抱上了楼。

佳佳是蹲着睡觉的。头钻进翅膀下面，眼睛闭上。一听到有动静，就会把头抬起来看一看，发现快递小哥，便“嘎嘎嘎”地叫着，伸着长长的脖子飞一般地扑向他们。小鹿常把小鸭子放到水盆里游泳，有时会潜到水里洗澡，夏天最晒的时候，它置身在工具房避暑。

人说相处久了生情，可以是一盆花、一只鸟、一条鱼……几年来，打扫鸭子窝、买干草，都是小鹿在做。怕佳佳误闯迷路，他细心地加了一圈铁丝网。

去年夏天的某个晚上，大家发现佳佳不见了。铁丝网毫无穿越痕迹，角角落落都找遍了，就是没有小鸭子的身影。快递小哥们去按邻居家的门铃，都说没有见到。那一夜，小鹿竟不能睡安稳，祈祷明早醒来，卷帘拉起的那刻，它依旧等在门前……诚心动天，果真过了一夜，佳佳自己回来了，虽然带着一脸失魂落魄的表情。小鹿兴奋得差点从床上蹦起来。

到了8月初，热浪袭击，佳佳病了，不吃不喝，一动不动，衰弱无力，小鹿抚摸着它，眼泪流淌……佳佳睡在沙发旁一个大纸箱里，里面铺了厚厚的干草，食物与清水则放在角落，小鹿又帮它加盖了一条毛巾。临睡前，小鹿举着手机为小病号留影，寻思它会慢慢好起来……没想到，这竟是佳佳留在世间最后的照片。

“阿姨，你以为我不难过吗？每天早晨上班，佳佳就会向我跑来，乖乖地等在门口，等着我喂它吃第一块面包，天天如此，一天不落，可是现在……这种失落，你明白吗？时间久了，都成了家人……”小鹿痛苦地说。我听后流下了眼泪，分不清是为佳佳哭，还是为这天底下所有脆弱而又易逝的生命。